

齊乘卷之五

益都于欽思容纂

亭館下

開元寺 般陽城內通志唐李邕書開元寺碑在淄州

今寺內無邕碑而晉人小楷樂毅論石刻在焉蓋淄

川東有樂毅廟

東十八里地名樂店

石移寺中子昂公嘗屬余

打數本每以印手不高爲恨士人亦不知爲貴

懷范樓 長山縣金人所建有泰和碑刻

范公祠 長山縣宋治平二年尙書祠部員外郎知長

山縣事韓澤建

李勣廟 般陽北廿五里

齊乘

卷之五

一

東海淵聖廣德王廟 萊州西北二十里漢以來古廟

宋開寶六年勅建叅知政事賈黃中碑

四知廟 萊州東門內祀漢東萊太守楊震

無訟堂 萊州公署後宋政和間建

劉將軍廟 萊州城內晉東萊太守有德於萊人故祀之

幸臺 萊州城內相傳漢武帝東遊訪安期生所築有

碑字滅不可攷

燕臺 萊州城北慕容德以掖爲青州築此臺觀

六龍灣龍祠 萊州北前有輪井石口如車輪號曰天

井能興雲雨金泰和間禱澍有感碑記存焉

三山亭 萊州城北東坡有詩

僊臺 膠水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下列仙傳公沙宿飲
白鶴泉得仙嘗止此臺之上臺極峻絕今不可登

游仙宮 萊陽縣南馬丹陽得道之地

賓日樓 登州公署後東坡志林云東坡居士移守文
登五日而去眷戀山海之勝與同僚飲酒賓日樓酒
酣作木石一紙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絕河內史全
叔取而藏之樓側舊有納川亭東有頌德堂

蓬萊閣 登州北三里海濱田橫寨相對本海神廟基
宋治平中郡守朱處約以其地太高峻移廟西置平
地於此建閣實爲山海登臨勝槩閣下有獅子洞洞

齊乘

卷之五

二

前有冷然泉古稱浪井潮生浪起則沒水退則甘冽
如故舊有甘泉亭閣下碎石爲海浪淘激歲久圓滑
土人謂之彈子渦黑白者可以奕坡公嘗取數百枚
養石菖蒲作詩遺垂慈堂老閣上古今題詠甚多而
宋人秦樓月一詞頗飄逸詞云烟漠漠水天搖蕩蓬
萊閣蓬萊閣朱萼碧瓦半浸寥廓三山謾有長生藥
茫茫雲海風濤惡風濤惡仙槎不見暮沙潮落登人
皆歌之

濱都觀 棲霞縣北五里邱長春祖宮遺山云邱赴龍
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殺之一言誠有之則
之對遼主不是過自是黃冠之人十分天

下之二予有感焉

清真觀記

秦宮 寧海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古老相傳始皇所築東南臨海縣有七井後人因立祖龍廟

朝陽亭 文登縣宋慶歷間建

舜廟 濟南府城第二坊按圖經古舜祠在廟山舜井在此今廟在井傍有宋碑城外古舜坊卽廟山故道
娥英廟 趵突泉側祀娥皇女英今廢

宣聖廟 憲府東大明湖上有宋崇寧賜辟雍詔大觀御製政和手詔三碑在焉

歷下亭 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面山背湖實爲勝絕
少陵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

齊乘

卷之五

三

鵲山亭 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序登歷下員外新亭亭對鵲山湖者是也今廢

北渚亭 水經註灤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卽北渚也池今名五龍潭潭上有五龍廟亭則廢矣湖上舊有水西亭環波亭竝見南豐子由諸賢詩今廢

仁風廳 舊府治卽今憲司前衙也其後靜化堂禹功堂芙蓉堂名士軒竹齋凝香齋水香亭采香亭芍藥廳竝見蘇曾諸公詩今卽後堂有宋元祐名士軒碑廳西古竹猶存芍藥尚餘數本

歷山堂 源堂 舊在趵突泉上北堂曰歷山南堂

曰灤源南豐知齊州曰建此以館客有齊二堂記城內又有閱武堂亦見公詩又有望湖樓李師中所建皆廢泉西金人建勝槩樓亦壯麗近亦爲水所壞百花橋 今曰鵲華大明湖南岸橋南百花洲洲上百花臺環湖有七橋曰芙蓉曰水西曰湖西曰北池之類是也南豐詩云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游又云從此七橋風與月夢覓長到木蘭舟槩可想見今皆廢矣惟百花橋與灤源石橋僅存灤源橋在城西子由作記欽按濟南東藩名郡自唐李北海杜子美宋曾南豐東坡兄弟相與登臨歌詠於湖山之 上當時政治風流猶可想見而亭館隳廢百無一二

齊乘

卷之五

四

今人亦那復知之方且戚戚于矯飾汲汲於資級以此馳騖一世反有竊笑古人者矣

酈食其廟 府城內今廢章邱臨濟鎮南有酈商家者卽食其冢也食其爲田廣所烹故齊有墓弟商不應葬此

開元寺 府城內建于唐

祐德觀 府城內唐碑云瑞氣觀宋曰天慶金改祐德觀內古有扁鵲祠金人因創神農廟碑記存焉

靈巖寺 府南八十里靈巖山中其山與方山相連南接泰山北帶龍洞極爲深秀疑卽水經之玉符山也寺乃佛圖澄卓錫之地有立鶴泉佛日巖辟支塔自

山麓至寺門十餘里古松參天亦謂之十里松歷代碑志具存

天齊山廟 府城內按漢志濟南國治東平陵有天山郡南山也以其在齊因曰天齊山猶臨淄淵曰天齊淵者是也俚俗乃云山高與天齊不經甚矣

高唐亭 濟南豐齊北古高唐地有此亭

謝恩臺 棣州北亡金賑饑所立有金碑

廉頗相如祠 棣州陽信縣

李牧祠 陽信縣按趙將相有祠在此豈西北界趙廉藺亦嘗與齊戰齊人慕其賢而祀之云有墓者非是

秦臺 濱州東十三里高八丈周二百步相傳秦始皇

齊乘

卷之五

五

東游縈蒲繫馬之處亦名蒲臺般陽之蒲臺縣以此氏焉

真祐廟 濱州城內祀齊客茅焦兄弟宋大觀三年賜額真祐廟政和六年兄封允濟侯弟彊濟侯金末祠廢土人呼爲茅神臺

段子明祠 子明齊將有墓在蒲臺宋元符三年賜額善應廟建中靖國元年封善應侯俗云段干木者非是

德風堂 德州公署舊堂

高津堂 舊在德州

顏魯公廟 德州城內燬于兵至元廿三年卽故基重

建

管輅祠 平原城內

唐明宗廟 五代唐莊宗拔德州以李嗣源守之莊宗

敗嗣源入大梁是為明宗民號其屯兵之地為明靈

寨 即今清平縣也 立廟祀焉

龍泉寺 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

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

昌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

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

邱壠

蘇秦冢 益都府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大夫與

齊乘

卷之五

六

秦爭寵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秦謂

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

于齊如此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秦者果出王因

而誅之秦死猶詐也裂其軀而不恤哀哉般陽西又

有秦冢與此為二豈葬而復詐乎嘗論戰國之士以

詐功耀天下者秦儀也秦洛陽人儀魏人乃曰齊人

多詐置二子于何地乎

營邱 臨淄西二里塔寺後爾雅云水出其左曰營邱

淄縈其東南故以名也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

謂太公築邑此地通志云營邱即今臨淄縣或云在

濰州昌樂其地本顓帝之墟爽鳩始居其後季荝伯

陵因之太公又因之按顓帝都于濮陽少昊時爽鳩已居營邱又爲顓帝之墟何耶在昌樂者乃營陵城元魏誤以爲營邱而縣焉營邱之上自唐長慶閒立太公桓公廟今惟宋景祐三年碑存

桓公祠墓 臨淄東南十里水經注云女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一墓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帝所立衡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壠在南山之阿請爲立祠爲塊然之主然則俗謂二王冢又云公與女之冢皆非也唐貞觀十年太宗詔禁樵採

齊乘

卷之五

七

三士冢 臨淄南一里一墓三墳諸葛武侯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墳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注引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吾一搏特狷再搏乳虎功可以食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以食援桃而起古冶子曰治嘗從君濟河鼃銜左驂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鼃頭躍而出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

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是無勇也刎頸而死治曰
二子死之治獨不逮又刎頸而死或曰晏嬰賢相豈
有殺士之名蓋曹操既殺孔融楊修又送禰衡荊州
假手黃祖三子者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殆爲此
設然則晏子春秋反因梁父吟而附會如山海經之
於天問耳

田和冢 府北二十里普通店和爲田齊之太公皇覽
作太公呂尙冢按檀弓云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
皆反葬于周此不應有冢皇覽最叵信如云濟南歷
山上有太甲冢皆此類東南者謂是齊胡公冢胡公
獻公父亦反葬于周

齊乘

卷之五

八

五公冢 臨淄東南十里齊昭公靈公惠公頃公孝公
五墳相近

高敬仲墓 臨淄東北二十里又名白兔冢左傳莊九
年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僖卽敬仲也

杞梁冢 臨淄東三里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其妻迎
其柩而哭之詳見檀弓左傳

黔敖冢 臨淄東九里齊饑黔敖設食於路以待餓者
蒯徹墓 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辯
士故卒葬此胡氏管見曰韓信功齒三傑不可忘也
迎陳之禮可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免失期之罪
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旣露猶當宥其子孫

愚謂韓信失職怨望者有之逆謀既露則無也以信之智料事成敗審矣背水之陣計曰信非得素撫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之死地則走耳寧得用乎夫以大將握兵猶臂使指尙慮及此失職之後乃謀詐赦諸官徒奴欲以集事此鼠竊之慮耳連百萬之衆據三齊之勝制天下之權武涉蒯徹游說百端利害切至尙不肯變乃與陳豨擊手步庭令豨舉兵吾從中起天下可圖此又臧獲之見也信謀果爾何前智而後愚哉信非蕭何不畱及其失職怨何必深何噉呂后殺信遂誣信反千載之下尙不覺悟信其冤哉

齊乘

卷之五

九

逢萌冢 郡志在濰州營陵古城中記在益都縣云高士冢

葵邱 臨淄西三十里古齊邑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杜注在臨淄卽此地齊桓公葵邱之會則在陳畱

管仲墓 臨淄東南二十三里

晏子墓 臨淄古城北三里唐貞觀中禁十五步內不得樵採高密平原又各有墓與此爲三欽按晉載記曰慕容德登營邱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

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
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冀
悟平生意也以謨考之臨淄墓爲真

辟閭渾墓 壽光西南三十里俗呼釣魚臺渾晉幽州
刺史慕容德陷廣固殺之渾子道秀詣德請與父俱
死德曰孝子特原之

臧臺 壽光西四十里舊有宋碑云是臧武仲之墓愚
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紇致防而奔齊至昭公十
年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
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是時武仲客齊已十八
年其終不歸魯而卒葬于齊乎又西五里有馬陵臺

齊乘

卷之五

十

水經注云不知是誰之冢世謂馬陵臺

熙熙臺 壽光北城上蓋取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立名不知朔于何代

鳳凰臺 壽光西北三十里宋天聖閒鳳凰下此因築
臺有宋碑北有南皮臺前有東嶽南嶽行祠金永安
二年碑刻在焉疑卽古平望亭也平望亦漢縣見伏
琛齊記

蒼頡臺 壽光西北洱水所經水經注謂孔子問經石
室非也通志云蒼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
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
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識十三字豈

孔子至齊亦嘗訪焉故有問經之目

過宋臺 壽光南二十五里

官臺 壽光北七十里有鹽官壽光古有灌亭豈灌轉為官亭廢為臺耶俗謂縣周回有十臺九城信然如熙熙過宋官臺之類皆不可攷

任光冢 樂安城西二里俗傳任光冢按光南陽宛人更始初為信都太守從光武破王郎封阿陵侯卒子隗嗣隗仕至司空又傳三世至孫世徙封北鄉侯北鄉始為齊地自北鄉上官封無至齊者光何緣有墓在此豈北鄉侯冢耶

貝邱 博興南五里左傳齊侯田于貝邱見彘射之彘

齊乘

卷之五

人立而啼乃公子彭生也即此地亦曰貝中聚

董永墓 博興南三十五里世說永東漢人鬻身以葬親般陽長山南又有冢廟皆出野語

青邱 樂安北清水泊蓋以青邱得名齊景公有馬千駟田于青邱與晏子游于少海皆此地少海謂渤海也

伯氏冢 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為管仲所奪伯氏

沒齒無怨言故城西有其冢

路史齊遷紀邢鄆郡邢本紀邑故城在臨朐東

南

麓臺 濰州西孤山之麓一小阜下名麓臺村寰宇記

云州西二十里高二丈三尺是宏墓也墓後有泉號

曰補生泉九域志云公孫宏讀書處

王哀墓 濰州南三十里

徐幹墓 濰州東五十里俗呼爲博士冢幹建安七子

魏志云北海劇人卒葬此

伯牛阜 昌邑西北十里又東子騫阜古有閔子祠今

名三阜南有子游池竝見寰宇記今日蓮花陂三阜者蓋亦三賢之意但未詳所始

逢丑父墳 昌邑南五里記謂丑父食邑都昌故墳在此然則般陽逢陵非其邑也

渠邱 密州安邱自漢有渠邱亭周武王封少昊之裔

茲輿於莒初都計春秋時遷莒至莒子朱居渠邱成

齊乘

卷之五

十二

八年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

柴阜 密州安邱西五十里邴原之墓在焉

慈阜 柴阜之東齊記云營陵南今濰州昌樂四十里

有慈阜魏奉常王修葬此俗以修至孝故此邱以慈

表稱

修母以社日亡每社設祭悲泣鄰里爲之罷社

管寧墓 柴阜東十餘里蓋與原墓相近

王章墓 寰宇記云安邱縣西南四十里通志金石略

云章碑在密州章仕至京兆尹日蝕上封事劾大將軍王鳳爲鳳所陷下獄死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病臥

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怒曰朝廷尊貴誰如仲卿者病

困不自激昂涕泣何也後章至京兆尹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不聽果死獄中妻子徙合浦鳳死始得還其妻亦賢矣哉因表而出之然章泰山鉅平人何緣葬此惜其碑斷毀不可攷也

孫嵩墓 安邱南四十里欽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者入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衰俗欽覺而語梅仲昇以爲鄉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閱趙岐傳始悟爲孫寶石也嗚呼邠卿處複壁中著書以名世固奇士非寶石之高義則志弗克伸矣偉

齊乘

卷之五

十三

哉若人尤奇者斯夢也故識之

康成祠墓 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卽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爲鄭母云

古冢 郡國志云卽墨城北有古冢或發之有黃牛從埏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又云縣有徐誕弟子夏侯臯墓臯死後有人遇臯以手巾寄信與誕乃棺中物

也

雙女冢 膠州計斤城南耆舊相傳宋靖康間臨海王氏姊妹與姑避難爲虜所得王氏謂曰汝放姑還者當從汝也虜縱姑去王氏姊妹罵曰我閹閹家豈爲賊污卽投海而死居人得其屍而葬焉此與唐奉天竇氏二女無異惜乎不得其家世之詳

曹嵩墓 沂水縣南百二十里嵩操之父也避難琅邪操使迎之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張闓襲殺嵩於華費閒取其財物因奔淮南操引兵攻謙拔十餘城阬殺男女十餘萬口雞犬亦盡吁嵩居亂負乘操復讎濫殺閹貪財煽禍一事而作戒數端此之謂也

齊乘

卷之五

十四

王祥墓 沂州北廿五里墓西戚溝湖孝感泉剖冰躍鯉之地傳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祥至孝晚乃失節事晉郝陵川續後漢書列之篡臣惜哉余故表而出之爲昏耄持祿者之戒

繇墓 沂州東南百里羽山之下

奚公冢 滕州東南青邱村奚山下古奚邑

韋賢墓 鄒縣嶧山之陽石表大刻曰漢丞相韋賢墓

左邱明墓 嶧州東北七十里元和志東平平陰縣東南復有邱明墓

王肅墓 嶧州東南二十五里

劉靈墓 嶧州東北二十里已上竝見寰宇記

靈墓所
今名劉

曜村

淳于髡墓 般陽東六十七里史記

蔡相冢 萊州膠水西北金尚書右丞相蔡松年墓也

松年自號蕭閑老人子珪亦好學博古第進士仕至

禮部郎中出守濰州卒縣南復有蔡邕冢伯喈陳畱

園人未嘗歷齊豈亦松年族人之墓遙祖伯喈邪

閔子祠墓 濟南府城東門外五里宋熙寧七年濟南

太守李肅之卽墓前置祠立碑蘇子由作記東坡書

又濰州昌邑西北子騫阜上古亦有廟濮州范縣又

云有墓未詳

陽貨墓 章邱西北十里高丈餘貨嘗奔齊又適晉趙

齊乘

卷之五

十五

未知死葬何地云此有墓未詳

房彥謙墓 章邱西南三十里唐刺史追封臨淄公元

齡父也墓有碑李百藥文歐陽率更書極精近聞村

人以打碑之擾毀仆之良可歎已

鄒衍墓 章邱東十里

燕軍冢 長清縣南十五里寰宇記云謂是燕昭王者

後人誤也恐是燕軍之冢耳

班超冢 寰宇記云在長清東北二十五里定遠扶風

平陵人以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徵還洛陽九月卒

齊地何爲有墓豈以齊有東平陵而附會之邪

赫胥氏墓 章邱臨濟鎮東故朝陽城內

劉豫墓 濟南城西鵲山下墓中產蝸按宇文懋昭劉
豫錄云豫景州阜城人宋元符中登第累官至殿中
侍御史被劾出爲兩浙察訪至真州丁父憂居焉金
兵陷河南高宗過維揚起復豫知濟南豫到郡金人
利誘之百姓遮豫願以死守豫竟出降金人徙豫知
東平節制河南兵馬及張邦昌廢豫使子麟以重賂
結黏罕及其腹心高慶裔輩求僭號黏罕假以百姓
推戴請于金主立豫爲帝國號大齊改元阜昌初據
東平繼遷于汴僉發鄉兵三十餘萬付子麟姪猊領
之分道寇宋大敗而歸豫猶請戰不已金主下詔廢
爲蜀王父子竝徙上京豫僭位凡八年至上京改封

齊乘

卷之五

十六

曹王而死初豫僭立有醉民罵豫曰你是何人要作
官家大宋何負于你進士邢希載等亦勸豫歸宋豫
皆殺之豫父子嚴刑暴斂取快一時見兵士賣陵中
玉椀卽置淘沙官再發河南山陵及發民間無主墳
墓行五等稅法民鬻子者皆稅百錢下至倡優曰有
納課臣子納女獻妻者皆得遷官貰罪去汴之日金
帛糧斛山積父子姬妾各百餘人貪淫不道有如此
者金皇統間沂州普照寺碑亦謂豫專以苛政理國
知衆不附尤狹中多忌者足證其暴云或問欽曰契
丹入汴梁而民驚散女直入中原而民不服其勢一
也契丹則以南帝啗趙延壽父子而終不肯立女直

則始帝張邦昌又帝劉豫何也應之曰嘗聞蕭太后
責延壽父德鈞曰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卻敵又
欲乘亂徼利所爲如此何面目以求生其論甚正抑
知帝王大器須英雄之人始克負荷豈叛降奴虜所
能堪邪女直則不然乘高宗之懦且脅且和狙詐百
出無復契丹之正矣至如劉豫直以賂結權貴而得
立其爲卑猥又邦昌之所羞使高宗若稍有雄才擒
之如獵狐兔元遺山取豫而黜石勒不知其何說也
豫嘗游平陰龍泉寺有畱題來者訕笑遺山復爲解
嘲云河邊殺獬尙能飛無角無麟自一齊甲子紛紛
等兒戲壁間休笑阜昌題然則豫在當時自有定論

齊乘

卷之五

十七

遺山何故曲爲之說黨惡如此豈不爲斷腕后所笑
邪自古經生文士學博才高而性癖識陋害理者不
少如遺山之流可不戒哉

婁敬祠墓 德州德平東南二十里祠在墓側五代周
顯德間建膠州復有奉春墓未詳

東方朔祠墓 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
宋元符間封智辯侯顏魯公守平原書先生像贊立
碑祠下今碑移州署內棣州陽信縣古邵城又云有
墓益都壽光縣東方村又有廟先儒謂非高祖用子
房乃子房用高祖欽亦謂曼倩非漢武所得御曼倩
以智御漢武耳比子房赤松之遊其迹尤晦漢廷爵

祿惟此輩人不爲所縻嗚呼高哉欽嘗過其廟有詩
云甲乙不焚珠璧帳百錢囊粟且婆娑殿前怒擗黃
金戟天上偷將紫玉珂班固有評真率爾子雲祿隱
果如何漢初除卻椎秦手只許先生逸網羅

張騫墓 平原縣東北騫嘗窮河源平原河所經因附
會耳

風土

唐虞三代風化尚矣春秋以降列國殊俗去古未遠
自秦漢以後千八百年總天下風俗五變愈下蓋自
漢至西晉一變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隋唐至安史
之亂一變五代一變宋金之交又一變安史滅君臣

齊乘

卷之五

十八

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南北華統未斷迨金
宋則絕矣是皆關天地之大運非若春秋戰國異政
殊俗專可以人事論也故今天下四海九州特山川
所隔有聲音之殊土地所生有飲食之異小小習尚
不同謂之土俗可也其大好惡大趣向則系乎一氣
之運一代之治不得以異俗書也然自漢史以來代
存列郡之俗亦不得不攷古以驗今至于土產亦略
具前式以相證云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淄川東萊琅
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
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日子之營兮師古

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遭我乎嶼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

此亦舒緩之體也詩記曰前漢地理志載齊風俗俟我于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雖非

此篇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與余按漢世去古未遠聲詩猶傳得其聲而味之則知其為舒緩之體若以訓詁詞義求之遠矣吳季

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平國未可量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烏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

齊乘

卷之五

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余按平陰廣里有巫兒山豈以主祠女得名邪襄公鳥獸之行南山之詩刺之

是已然近代齊俗歸女比之他郡容飾朴野風幾熄欽十五六歲在鄉里時市井不聞猥言婦女亦簡

出入三十年來俗為大變市有葫蓂語邑昔太公始雜倡妓居漸與燕鄭同風矣是誠可憂也

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而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欽按論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說者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所謂夸詐亦霸者假仁義之稱耳漢史直謂其失夸奢

齊乘

卷之五

二十

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此汲黯詰公孫宏之言也宏爲宰相不能面折庭爭常背公卿正議阿順上指黯目之曰詐當矣詐者宏也齊人豈盡然歟且如婁敬亦縱橫人也求見言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則其所守可知況過于敬者可以詐槩其俗乎夫自戰國以來天下竝爭惟齊魯之間學者弗廢漢興言易自淄川田何言書自濟南伏生魯詩則浮邱伯齊詩則轅固生春秋則齊胡毋生論語則琅邪王卿膠東庸生遭秦滅學傳經淑後多是齊人故史于齊魯之俗獨曰好經術尚禮義他國則否亦可見其俗之美

也先王之化流風善政爲世移易豈能無弊齊俗之弊始于管晏較之王政爲少差耳故經秦歷漢敦經重義風俗不薄逆亂不萌漢武帝以燕王旦上書欲圖爲嗣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于燕果有爭心旦後欲反劉澤謀以臨淄應之尋爲雋不疑所誅先是七國作難齊亦不與唐世藩鎮自河北淮蔡以至川蜀無不叛亂惟淄青一鎮未嘗挈兵暨朱溫圍昭宗于鳳翔詔徵諸道兵莫有應者獨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奉詔感泣奮兵討溫事雖無成足表忠赤載諸史策斑斑可攷由此言之忠義之風齊俗爲多不幸殘金之亂李全

齊乘

卷之五

二十一

父子盜據此方戶編爲兵人教之戰父叛于南子叛于北衣冠之族變爲卒伍忠義之俗染以惡名

全起羣盜的不知何人

維揚志云濰州人齊東野語淄州人或又云萊州人

未知孰是

養子壇本徐希稷之子又出異類

齊東野語云全養子

壇本徐希稷之子賈涉鎮維揚日壇與涉諸子同學其後全無子屢託涉祝之涉以希稷舊與全稔遂命與之詳見後論非齊氏族客亂山東劫民爲逆自速誅

夷然敗俗污善不可不辨或曰然則王著何如曰著盜殺權臣蓋刺客聶政之流惡則惡矣豈壇畔逆之比哉欽惟忠孝之道禮義之俗本諸人心況去古未遠流風可尋非緣禍亂可得而泯也故愚謂齊本詩書之國忠義之邦攷證史實非泛言者

嗚呼司馬溫公有言上行下效之謂風薰陶漸漬之謂化淪胥委靡之謂流民心安定之謂俗夫教化薰陶固系于上不淪胥于弊陋不委靡于頽波安乎忠孝定乎禮義俾俗不愧古此亦鄉賢之責也

隋志曰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餽饌雖豐至於蒸膾嘗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于儉約則頗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藝

齊乘

卷之五

二十二

愚按漢志趙女彈弦跕躑徧諸侯之後宮至隋則濟南多倡豈亦高洋之遺風歟今齊俗比燕趙諸郡號爲朴野東方尤甚惟濟南水陸輻湊商賈所通倡優游食頗多皆非土人欽佐廉察日朔望行香三皇廟廟旁見倡家立命逐之逮今城中無此輩上官賢牧存心風化此亦易事云

洛陽伽藍記

後魏楊銜之撰

後魏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

安中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實曰懷甄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

明勅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甄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復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于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于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者外矯庶幾內懷鄙悛輕同毛羽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促共歸之苟無所資隨卽捨去言囂薄之甚也

齊乘

卷之五

二十三

欽按此亦五胡南北亂離之際青有此俗蓋牧守有賢否民心有好惡上之黜陟賞罰不足以厭其心激之使然也甚則至于孫恩之醢縣令黃巢之殺官吏豈特懷甄而已書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聖人之畏民如此寧有怒上之俗哉金末內翰鄭子聃知沂州作十愛詞有云我愛沂陽好民淳訟自稀誰言珥筆混萊夷行見離離秋草鞠園靡俗有登萊沂密腦後插筆之語子聃治沂民淳訟簡可比山谷江西道院之論故云後之爲牧疾民訟而無德化專恃刑罰欲勝民者能無愧乎

王曾沂公言行錄云沂公青州人宋真宗問曰卿鄉里
諺云井深槐樹麤街闊人義疎何也曾對曰井深槐
樹麤土厚水深也街闊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
其對

余按古諺鄙齊俗之薄于義也齊自孟嘗任俠過
義後世反敗其俗至于近代不惟鄉義疎薄骨肉
之恩亦虧喪矣蓋因金亂瘡痍之餘重以李壇之
困民有跬地銖產必分膝下嬰孺亦于昆仲有彼
已之辨風俗大壞且五代干戈之際民有累世同
居旌表者在在紀之豈有承平百年風俗乃薄惡
如此可勝歎哉漢志曰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
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
也然則齊俗之弊果不可變邪

齊乘

卷之五

二十四

齊乘卷五

益都段松苓赤亭校

齊乘卷五考證

蓬萊閣

坡公作詩遺垂慈堂老 據蘇集作垂慈堂老人此脫

去人字

秦宮

東南臨海縣有七井 按寰宇記云東南西面臨海南
有七井水于氏文誤

歷下亭

府城驛邸內歷山臺上 按歷城縣志此宋以後之歷
下亭杜詩所謂海右此亭古卽水經注之池上客亭
也據此則唐歷下亭當在城西而今亭本艾氏宅見

齊乘考證

卷之五

一

李興祖記又非宋元之舊矣

鵲山亭

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登歷下員外新亭是也 按李
杜詩題皆云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則歷城縣志謂
新亭在城上者是也鵲山湖亭自在城北于氏與新
亭混爲一誤

北渚亭

水經注灤水北爲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
有亭卽北渚也池今名五龍潭亭則廢矣 按晁無
咎北渚亭賦序亭爲曾子固守齊所作取杜詩名之
蘇子由北渚亭詩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攜上

古城是亭在北城上矣于氏引水經注云云似以北渚亭爲唐歷下亭而下云湖上舊有水西環波亭則仍指城內之湖而言與池名五龍潭自相牴牾也

仁風廳

其後水香亭 按陸欽山東通志水香亭在歷下亭旁歷城縣志亦云疑在湖上

靈巖寺

靈巖山疑卽水經之玉符山也 按第一卷西龍洞山下云龍洞西南有方山疑卽水經之玉符山此又以靈巖當之非是歷城縣志曰齊乘云靈巖山與方山相連疑卽玉符山後人遂以靈巖爲玉符不知靈巖

齊乘考證

卷之五

二

山前後之水源流皆與朗公谷水無與其非玉符不待辨也

桓公祠墓

臨淄東南十里 第二卷女水條下云臨淄東南十五里

唐貞觀十年太宗詔禁樵採 按元和志當作十一年三士冢

曹操旣殺孔融楊修又送禰衡荊州假手黃祖三子者天下之望也武侯梁父吟殆爲此設 按後漢書及三國志注操送禰衡荊州事在建安初孔融之死在建安十三年楊修之死在二十四年武侯于隆中已

爲梁父吟而建安十二年卽出應昭烈之聘則豈爲三子作邪且其文曰旣殺融修又送禰衡反似二子先衡而死者乖謬甚矣

田和冢

東南者謂是齊胡公冢胡公獻公父亦反葬于周按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卒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自太公至哀公凡五世哀公之弟靜爲胡公山爲獻公恐不在五世反葬之數胡公與獻公爲兄弟亦非其父也水經注堯山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宏仁言得銅棺隸書處則胡公冢在齊

齊乘考證

卷之五

三

明矣

逢萌冢

郡志在濰州營陵古城中記在益都縣云高士冢按于氏引郡志不知何書記謂寰宇記也其他引書多類此水經注云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逢萌墓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是子慶墓在都昌故城南樂記入益都縣下誤矣

後魏書地形志膠東有逢萌墓魏膠

東縣故下密地與酈注敘逢萌墓于下密城北者合則謂在營陵城中亦誤

鳳凰臺

金永安二年碑刻在焉按金史無永安年號疑當作承安章宗時也

任光冢

樂安城西二里 按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
城南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樂安故城在博昌城西
北濟水流逕其南去今樂安縣城尚遠則光冢自應
在博興縣界而于氏直云樂安城西二里以古律今
殆失之矣

貝邱

博興南五里 按水經注澗水又西逕樂安博昌縣故
城南西歷貝邱博昌故城在今博興縣南二十里則
貝邱距縣當不止五里

麓臺

齊乘考證

卷之五

四

寰宇記云是宏墓也 按寰宇記作公孫宏墳今于氏
題作麓臺而引記云是宏墓省公孫二字不成文義
矣

九域志云公孫宏讀書處 按九域志無此文

柴阜

密州安邱西五十里 安邱縣志作四十里

慈阜

齊記云營陵南今濰州昌樂四十里有慈阜 按寰宇
記引晏氏齊記云營陵城南四十里有慈阜今濰州
昌樂五字疑本于氏注文誤升為大字

寰宇記又云
王修墓在安

邱縣西四
十七里

管寧墓

柴阜東十餘里 按水經注幼安墓在柴阜西南此云
在東誤

王章墓

寰宇記云安邱縣西南四十里 按寰宇記作六十里
孫嵩墓

安邱南四十里 此據寰宇記按水經注牟山之西南

有孫寶碩兄弟墓碑

竝在

安邱縣志云在牟山金溝河西南

牟山

東北去安邱十五里則云孫墓在縣南四十里者非
也

王祥墓

齊乘考證

卷之五

五

沂州北二十五里 寰宇記晉王祥墓在臨沂縣東北
五十里

奚公冢

寰宇記作奚仲墓

奚山下古奚邑 當作奚公山下古奚仲邑

淳于髡墓

般陽東六十七里史記 史記二字下有闕文按寰宇
記于六十七里下引史記曰齊宣王好士髡等談說
之士七十餘人竝食上大夫祿髡滑稽多智時人號
曰炙輠髡炙下脫死諸弟子三千人爲衰經于氏書
多引用寰宇記此條史記下凡脫去四十四字

蔡相冢

萊州膠水西北金尚書右丞相蔡松年墓也松年子珪亦好學博古仕至禮部郎中出守濰州卒 按金史文藝傳蔡松年正定人拜右丞相正隆四年薨海陵遣待制蕭籲送其喪歸葬正定今平度州何緣有墓其子珪雖除濰州刺史然已得風疾不能入謝致仕尋卒亦無出守之事嘗以萊州府志考之乃宋參知政事蔡齊墓耳宋史齊本傳其先洛陽人曾祖縮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卒于潁州范文正公爲作墓誌云葬許州陽翟萊州府志以爲此歸葬地理或有之而又別存蔡相冢曰松年墓與蔡文忠公墓分爲二則仍沿齊乘之誤也至云縣南有蔡邕冢尤齊東

齊乘考證

卷之五

六

野人之語矣

劉豫墓

濟南城西鵲山下 按宋史叛臣傳豫徙臨潢卒濟南不應有墓此後人附會

東方朔祠墓

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 按寰宇記東方朔祠在安德縣東四十里不言有墓棣州邵城之墓則與水經注合矣德州無厭次城亦因曼倩祠附會辨詳第四卷厭次古城下

風土

至于土產亦略具前式以相證云 今本無

詩記曰 當作讀詩記

國未可量 量下脫也字不復成文

洛陽伽藍記云云 字句多與本書不同未數語于氏
所竄入尤失引書之體且本書此段之末載崔孝忠
語亦不可刪也